

诗经通义

闻一多 著

闻 校补

过辨、回川、以回川、释过辨、是过辨亦回旋曲屈之

谓为渴、辨读为盪、文选江赋、盪盪谷转、盪盪与

有例、顺耳、或曰钩百、庄子达生篇、一东野稷以

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莊公以爲造父、一今今脱

误作文、从吕氏春秋通或篇、及御覽七四六引莊子

过、折般旋而反也、或曰

能拒折之、注、一、拘能圉也、拒折方也、一、是拘索

拒、富为读、矩、下文、一、非不知繁、升降繫還之礼、蹠采

之、字、一、即、一、拘能拒折、一、之谓矣、在水曰钩、般、曰

御、曰钩、百、左步、曰拘、能、其義一而已矣、考繫者、与

辨、钩、百、拘、能、並一語、之轉、而義則似富、房步言、故与

拘、能、同、礼記玉藻、一、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

之、行、以辨、負、用、過、中、規、一、

之、行、以辨、負、用、過、中、規、一、

之、行、以辨、負、用、過、中、規、一、

诗经通义

闻一多 著

闻 翊 校补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诗经通义 SHIJINGTONGYI

闻一多 著
闻 翊 校补

责任编辑:郭俊峰 邓淑杰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80000 字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 册 定价:12.00 元

《语》曰“能理乱丝，
乃可读《诗》，余虽无治
丝之能，而悟闻《诗》之
义。

——《太平御览》学部、《艺文类
聚》杂文部引杨泉《物理
论》

校补例言

一、家属捐赠，北京图书馆所藏闻一多手稿第二七五二号，线装四卷，包括十五《国风》百六十篇及《小雅》十七篇的白文、训释，间附校语。前三卷依《毛诗》顺序编次，第四卷为前三卷的补遗。本书以第二卷及第四卷的相关篇章共六十二篇手稿缩微放大复制件为底本，依《毛诗》类次排列各篇顺序，进行校订、增补，加工整理。

二、原稿无名称，考扉页所题“诗经新义”四字，不类作者手迹，且与作者旧著《诗经新义（二南）》体例迥异；行文中又有“说见《新义》”字样，可证稿本不名《新义》。扉页所题，盖后人清理遗稿时所加。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所收作者旧著《诗经通义（周南、召南、邶风篇）》与此稿体例最为近似，今仿开明版《全集》定作者旧著《风诗类钞》两种稿本为甲、乙本之例，将此稿定名为《诗经通义（乙）》，开明版《全集》所收则视为《通义（甲）》。

三、《风诗类钞》与此稿体例亦接近，又附《序例提纲》，实为作者系统校释《诗经》的总计划纲要，可作为《通义》成书的指南，故本书以《类钞》为主要参校本。

四、原稿基本沿用旧式标点，今改用新式标点。

五、原稿书证的书、篇名一般用简称，或与引文合并缩写。今一般改用全称，全文展开。如原稿“伪武成萃渊蓺传府也”，今写作：《伪古文尚书·武成篇》“萃渊蓺”，孔安国《传》“府也。”（参见《邶风·定之方中篇》“秉心塞渊”条①⁹）。

六、原稿眉端、书根、文末、行间颇多批语，今大部纳入

训文；少数离题太远、用意难考，以及旁出引伸，另成一统者，（多为金文、卜辞类资料），无法直接插入训文，则于校记中记录在案以备查考。

七、原稿写作时间前后延续数十年，首尾体例不尽一致。今综合各篇的优点，形成本书的统一体例，这方面进行了以下四项工作：

1. 原稿《诗经》白文大多省略，今依重点篇章例，一一补齐。原稿所据经文底本无记录，今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为底本，参照该书所附阮元《校勘记》、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重印本、原稿训目及《风诗类钞》写定。经文的分章、断句及标点符号一仍《类钞》。

2. 原稿择词施训的项目，组合与次序时有紊乱或重复，今依重点篇章例，参照《类钞·序例提纲·关于笺注》加以调整。训目依经文顺序排列先后，一词立一目，位置对称的同义、近义词合并立项。（歌体诗数章词句复叠，只换韵字，则用横贯读法，取各章换韵之字合并立项；赋体诗用纵贯读法，取同章叠句中的韵脚合并立项。）

3. 原稿概括篇旨之辞，书写形式多种多样，或以小字系缀篇题下，或开篇设一段说解，或夹叙于某条训文中，或于文末附设一【篇义】项目。今统一采用文末附【篇义】的形式。

4. 原稿注文的书写形式不一，或于正文上加括弧，或以小字夹注于相关词句下。今统一采用夹注形式。

八、原稿系未定稿，行文时或从简，类似提纲，语焉不详。今欲成书，则需增补少量词句，将有关资料敷缀成文，以助理解；又加之插入书批，调整项目，校正引文，亦产生修辞上的增改需要，为此，今本乃有“依文义补”或“依文义据补”的少量文字。（参见《卫风·硕人篇》“其颀”条④；“螭蛭”条⑩、

③③：“活活、涉涉、发发”条⑧⑨、⑨⑩。)

九、原稿系未完稿，时或阙项、阙文。另一方面，《风诗类钞》等作者其它著作中含有大量本书可用的材料。意者倘若作者在世，容或将各部著作中的零碎材料交插综合运用；又开明版《全集》所收《新义》与《通义》及《类钞》甲、乙二本，内容亦有重叠处，故我辈亦可放眼于作者的全部著作与手稿四百万字之中，对此稿进行适当的辑录增补，以省却读者翻检之功。据此，今本采集了作者旧著《风诗类钞》、《诗经通义（甲）》、《楚辞校补》、《周易义证类纂》等文中的零散材料，以补其阙。（参见《卫风·硕人篇》“朱幘鏤鏤”条⑦⑩；《河广篇》“杭”字条③；《王风·扬之水篇》“束薪、束楚、束蒲”条⑤。)

十、原稿有校无释的项目，倘作者其它著作中亦无可采摘，然而据校语及全篇文义，可窥见作者的原意，则据此酌补少量材料，以全其文。（参见《邶风·定之方中篇》“说”字条⑩。)

十一、原稿训文与训目无直接连系，则酌补少量材料，以为沟通。（参见《卫风·硕人篇》“硕人”条②；《考槃篇》“考槃”条②。)

十二、原稿空行有脱文，不补则有碍上下文义畅通者，酌补少量字句，以通其文。（参见《齐风·鸡鸣篇》【篇义】⑥。)

十三、作者的其它著作与本书原稿抵牾者，一律不采纳，或于篇外出注备考。（参见《卫风·竹竿篇》经文“远兄弟父母”②。)

十四、增补的文字力求少而精，言辞尽量沿用作者的习惯用语，冀增补之后，文章浑然一体，文如其人，宛如作者本人一气呵成。

十五、阮刻本经文的古、俗、异体字，今据原稿及《风诗类钞》，用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重印本改写今体

正字。

十六、阮刻本经文误字，原稿或作者其它著作已据三家诗、毛诗旧本、叶韵或据上下文义订正者，今悉加改正，并据《类钞·序例提纲·关于写定》，用小字夹注阮刻误字于正字的右下方。作者未著明改正的理由者，今于篇外附注中代为补述。（参见《齐风·鸡鸣篇》经文“月”字的处理②。）

十七、原稿经文用阮刻以外的其它版本，今仍原稿，并于篇外出注说明。（参见《邶风·定之方中篇》经文“焉”字的处理①。）

十八、阮刻经文有争议的字，《阮校》兼收并蓄，今仍原稿或《类钞》；原稿及《类钞》阙如者，或仍阮刻而不理《阮校》，或据《阮校》择善而从，并出注说明。（参见《郑风·大叔于田篇》经文“叔于田”上“大”字的处理②。）

十九、书证引文通篇复核一过。校勘用书，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所收者一般用该书（简称阮刻本）；其余一般用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新编诸子集成本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其它出版单位近年的新版古籍，部分取自北京图书馆及北京教育学院图书馆所藏善本，少数取自先父所遗家藏善本。书目庞杂，清单从略。

二十、书证引文的疑窦，能明断者据改，不能明断者存疑，均出注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以下十种：

1. 征引诸家成说的出处及引文的书名、篇名、卷次，诗词的作者名、易生混淆的辞赋作者名，类书的部类、字书的一部分冷僻部居，碑文的时代名等，原稿时详时阙，今例补从详。（有少量未能查出，姑阙如。）

2. 引文的书名、篇名、卷次、纪年、作者名等，原稿时有夺误，今悉据改，并出注说明。（参见《邶风·定之方中篇》

“虚”字条⑧；《卫风·淇奥篇》“宽、绰”条⑪；《硕人篇》“活活、涉涉、发发”条训目下夹注⑧⑩；《王风·大车篇》“谷”字条⑩；“如”字条⑬；《郑风·叔于田篇》“巷”字条④等。）

3. 引文的出处原稿语焉不详，作者于别种著作中对此另有考证，今仍原稿，出注说明。（参见《王风·扬之水篇》“扬”字条《楚辞·九歌》“冲风起兮水扬波”一句的篇名处理②。）

4. 引文有古、俗、异体字或明显的脱、衍、误、倒字，改动后有益于彰明上下文义者，据清儒或近人的校订本、或其它善本、或多数版本改，并出注说明。（参见《邶风·干旄篇》“界、予、告”条⑨、⑫。）

5. 引文有出入，恐作者另有所据，无从决断或无关宏旨、无需考证者，一仍原稿，出注说明。（参见《邶风·载驰篇》“不如我所之”条⑬；《王风·兔爰篇》“为、造、庸”条⑭。）

6. 引文有重要夺误，然而一经改正，即与上下文义相抵牾，视其在文中的地位，分别酌情处理：

(1) 文中尚有其它论据，此书证可降为旁证，间接利用者，调整、删改上下文句，更换位置而保留之。（参见《王风·中谷有蓷篇》“谷”字条③。）

(2) 文中论点据此成立，别无它种论据，若改正引文或删除之，则上下文义受影响，则在保留或删除此一书证的同时，酌补一二同类书证，使能自圆其说。（参见《王风·采葛篇》“葛、萧、艾”条②；《郑风·溱洧篇》“谿”字条⑪。）

7. 极个别书证与上下文义无涉，姑删；并出注录存原文以备考。（参见《邶风·定之方中篇》“秉心塞渊”条⑩。）

8. 原稿省略的书证引文，酌补。（参见《卫风·硕人篇》“活活、涉涉、发发”条⑧、⑩。）

9. 书证引文今本有误，原稿已据它书改正，作者时以夹注

形式附校语于正字之下；其未附校语者，今为补注。（参见《卫风·考槃篇》“寤”字条⑫。）

10. 引文中套用的引文有误或有歧义，原稿或附夹注校正之，其未校、未注者，今或为补校、补注。（参见《邶风·鶉之奔奔篇》“鶉之奔奔、鵲之疆疆”条①。）

二十一、由于复核、增补引文的出处，发现原稿行文上的不妥，今酌情稍加删改。（参见《王风·黍离篇》“黍、稷”条②。）

二十二、原稿阙如的项目及训文，文中未提供线索，作者其它著作中亦无可摘取者，今一仍其旧，不作增补。整篇的阙文亦令阙如。

二十三、原稿影印件阙页，有断文时，作如下处理：

1. 断文处一句未了，而大意已明，则据上文文义推断，续完一句，并出注说明。（参见《王风·中谷有蓷篇》“何嗟及矣”条⑭。）

2. 断文戛止，下文无法推断者，照录原式，出注说明。

二十四、以下情况一般不出注：

1. 调整条目的次序；

2. 训文的分段；

3. 篇名下增写“篇”字、卷次上增写“卷”字；

4. 书、篇名简称改全称，如：《书》改《尚书》、《易》改《周易》、《礼》改《礼记》、《大戴记》改《大戴礼记》、《吕览》改《吕氏春秋》、《淮南》改《淮南子》、《太玄》改《太玄经》、《白虎通》改《白虎通德论》、《左传桓二年释文》改《经典释文·左传·桓公二年》、《左隐三年传》改《左传·隐公三年》、《谷梁襄五年经》改《谷梁春秋经·襄公五年》、《史记·卫世家》改《史记·卫康叔世家》等，以及《诗经》、《楚辞》、《周

礼》增写类目，如《击鼓》改《邶风·击鼓》、《楚辞·少司命》改《楚辞·九歌·少司命》、《周礼·内司服》改《周礼·天官·内司服》等。

二十五、立项施训的经字，下设“·”号标记。

二十六、本书目录一纸，今补。

二十七、《征引清季暨近世诸家举要》一纸，今补。

二十八、本书整理稿完成于一九八三年九月。曾分别在一九八一年九月《河北师院学报》第三期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二期、第四期发表数篇。一九八五年全稿及整理编写按例曾交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审阅。整理本的书名考定及书写体例的细节，一九八一年九月定型，此后未作变更。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版《闻一多全集》所收《诗经通义（乙）》，除校辑方面要求不同外，在书名的考定及编写体例方面与本书完全一致。本书意在校辑方面再向社会贡献一份意见。先父学问文章高山仰止，海内绝伦，遗稿博大精深，整理遗稿者有郭沫若大师及先父的及门高足、学者名流在前，笔者自知人微学贫，承母命，兼蒙先父生前友好光未然、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王振华、金若年等师长热心督促提携，斗胆握椽，实属孟浪，深恐无知妄动，鱼目混珠，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将原著篡改鳞伤，造出伪书，玷污先人，贻误来者，故下笔慎之又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终为学力所限，妄动之处仍在所难免，尚乞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日

征引清季暨近世诸家举要

- 钱澄之 田间诗学（清斟雅堂刻本）
- 程瑶田 通艺录（嘉庆八年刻本）
- 段玉裁 诗经小学（道光五年抱经堂刻本）
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
-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清抄本）
- 王念孙 广雅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本）
- 郝懿行 尔雅义疏（道光间学海堂经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家刻郝氏遗书本）
- 阮元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经籍纂诂（光绪二十年七月上海点石斋代印本）
- 山井鼎 七经孟子考文（清抄本；嘉庆二年阮刊本）
- 王引之 经义述闻（嘉庆二年刊本；道光七年重刻本）
- 冯登府 三家诗异文疏证（道光十年四明学舍刻本）
- 胡承珙 毛诗后笺（求是堂丛书本）
- 宋翔凤 过庭录
-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四部备要本）
- 王筠 王荦友九种（咸丰贺氏刻本）
- 陈奂 诗毛氏传疏（道光二十六年陈氏扫叶山房刻本；道光二十七年家刻本）
- 黄奭 黄氏逸书考（道光间刻本）
- 金鹗 求古录礼说（道光庚戌嘉平木犀香馆刊本）
-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临啸阁藏版本）

- 魏 源 诗古微（清修吉堂原刻本；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席威补刊本）
- 张文虎 艺舒堂随笔（守山阁丛书本）
- 陈乔枏 诗经四家异文考（小邨环馆丛书光绪间刻本）
- 俞 樾 群经平议（同治十年刻本；光绪二十五年重定本）
- 王闿运 毛诗补笺（光绪三十一年江西官书局活字本；光绪三十三年长沙刻本）
- 吴大澂 说文古籀补（苏州振新书社影印本）
-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民国四年虚受堂刻本）
- 陈玉树 毛诗异文笺（南菁书院丛书光绪间刻本）
- 易顺鼎 经义薏撞（光绪十年刻本）
- 蔡启盛 经窥（光绪十七年刊本）
- 戴 震 毛郑诗考证（戴东原集经韵楼刻本）
- 钱 绎 方言笺疏（光绪庚寅红蝠山房刊本）
- 缪 荃 尔雅稗疏（南菁札记本）
- 罗振玉 殷虚书契后编（民国五年上虞罗氏影印本）
- 王国维 观堂集林（王忠愍公遗书丁卯增订再版本）
观堂别集补遗（王忠愍公遗书海宁王氏校印本）
- 刘师培 左盦集·毛诗词例举要（北京隆福寺脩绶堂刻本；一九三五年铅印本）
- 林义光 诗经通解（衣好轩刻本；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文源（民国九年石印本）
- 容 庚 金文编（民国十四年贻安堂本；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 于省吾 双剑谿诗经新证（民国二十五年自刊石印本）
- 裴学海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一九五四重刊本）

- 沈维钟 新文典
- 黄 节 诗旨纂辞（民国二十五年北京大学铅印本）
- 顾震福 （著作不详）
- 杨震方 碑帖叙录
- 陶鸿庆 （著作不详）
- 吴承堤 龟乔读书记
- 苏 舆 （著作不详）
- 郭沫若 金文丛考（北图赠字一四〇五号石印本）
- 顾颉刚 （著作不详）
- 唐 兰 殷虚文字记
- 赵 孟 （著作不详）
- 刘锡蕃 岭表纪蛮
- 王守惠 （著作不详）
- 孙作云 （是时尚无著作）
- 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序 言

闻一多先生从事《诗经》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将来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史奠定基础。郭沫若的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闻先生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郭沫若对闻先生的研究工作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仅就闻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训释工作的科学性来说，现在的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1943年冬，闻先生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主持研究工作，当时他的《楚辞斟补》已经完稿，他在引言中不无感慨地说：“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是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宜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也往往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这里，闻先生虽然是仅对《楚辞》研究说的，但，这些观点也是适用于一切古文献的研究的，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闻先生整理研究古代文献，正是根据这三项课题进行的。他的本愿无疑是要将三项课题同时完成，当时正在抗战时期，为了“腾出时间多作点别的事”，不得已采用了“权变的办法”，“只好将这最

下层，也是最基层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闻先生在完成《诗经》的“校正文字”与“诠释词义”两项课题的工作中，力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自己的工作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跳出古代“圣人”们胡乱点化《诗经》的窠臼。他不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而且要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发生学、民族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态度，即从最新的角度研究《诗经》，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他在校正《诗》的文字、诠释《诗》的词义时，决不囿于传统的解释，必通过谨严的校勘和训诂确定词义，从词义的诠释中，揭示古代的社会和民俗，带读者进入《诗经》的时代，让读者了解《诗经》的真面目。闻先生以正确的研究宗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果，从本质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论《诗》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诗教论”，如那些“《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等等谬说，使《诗经》从孔门到汉儒的封建伦理的政治教化论中、宋儒的“胡乱点化”中解放出来。谁能说闻先生的工作不是一次勇敢的革命？

《诗经》是一部文学作品，研究它，首先要读懂文字，弄不懂文字，就认识不清《诗经》表现的文学形象，也就不能用文学的眼光读《诗经》，更谈不到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了。闻先生在《匡斋尺牍》（三）中说：“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一个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在丝毫的疑惑。”闻先生《诗经》研究的许多发一千余年之覆的创见，之所以不为学术界所公认，其症结就在于他对《诗经》的许多确切的词句解释方面。在旧社会，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学术界仍多

囿于传统旧说，又不能突破古文字、古音韵的障碍。因此，对闻先生的许多创见，尽管很少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但私下里却常常讥讽为“奇谈怪论”。何善周先生讲过五十五年前在西南联大的一件关于教学工作的旧事，他说：“1941年，我在西南联大讲授一年级国文（简称“大一国文”），讲《邶风·匏有苦叶》一诗，参考闻先生的稿子，按他的注解讲授。课后不几天，中文系便传出流言，说‘何善周在课堂上发怪论，什么腰上带着葫芦过河？’几位青年同事和几位老师见面都问我，我详细地作了解释，而流言不止。一天，我遇见了唐兰先生，唐先生问：‘善周，你在课堂上发什么怪论哪？’我给唐先生讲了教课的内容，并说明是根据闻先生的《诗经》原稿讲的。唐先生说：‘对呀！我再给你补充两条证据。’从此流言便止息了。”五十五年前何先生遇到的问题，五十五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1948年便出版了，《古典新义》卷里对《匏有苦叶》的第一章有详细的解释。四十多年来有七八种《诗经》的新注本问世，有的只引用了“苦”借为“枯”，“深则厉，浅则揭”，则仍从朱熹。有的虽引出闻先生的注文，却是仅备“参考”。有的抄写了全文，而“揭”仍是朱注旧说。

《邶风·匏有苦叶》第一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准确地理解四句诗的关键是对“厉”和“揭”两个字的解释，“厉”，即“带”，《广雅·释器》“厉，带也。”“厉”，力制切，上古音为〔*liad〕，读音同列；“带”，当盖切，上古音为〔*tad〕。“厉”、“带”声通韵近，“厉”在这里就是“带”，名词用作动词，意为带上。“揭”，居谒切，上古音为〔*kjiät〕^①，动

① 上古音的构拟声母系参考高本汉的《Analytic Dictionary》序。韵母系根据罗常培先生的《周秦古韵的拟音》表。